

金田奇士 大公子

敬悼梁大俠

王鉅科

梁羽生原名陳文統，我們同事都叫他「梁大俠」。有人為梁羽生作過一首詩：金田有奇士，俠影說羽生。南國棋中意，東坡竹外情。橫刀百歲時，還劍一身輕。別有千秋業，文星料更明。

這首詩雖有些「打油」味，卻總結了梁羽生多姿多采的一生。「金田」指清末太平天國起義的金田村，就在梁羽生家鄉廣西蒙山附近。梁大俠鄉下蒙山，在一九四五年之戰亂年代，有一班知識分子對他影響頗大。其中，太平天國史專家簡又文，國學大師饒宗頤，都因避亂在他家裡住過，「金田奇士」耳濡目染，在學問上受益匪淺。

「俠影」應指梁羽生在五十年代創作的《萍蹤俠影錄》。梁羽生從一九五四年開始寫武俠小說，到一九八四年「封刀」，三十年間，一共創作武俠小說三十五部，一百六十冊，一千萬字。這個創作紀錄，即使不是「絕後」，恐怕亦是「空前」矣。「棋中意」是說他擅寫棋譜。梁羽生除了擅寫棋譜，本身亦是象棋及圍棋高手，說他是「棋痴」，一點兒沒有誇張。

一九五七年，梁大俠與新婚妻子到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就離奇失蹤，好在他的另一半醒日，知道其夫有「特殊嗜好」，總算在附近的公園找到「失蹤」丈夫。當時，梁大俠正同新識棋友「切磋」棋藝，殺得天昏地暗，難解難分，冷落嬌妻，竟不自知。

梁大俠小事糊塗，大事清醒，他的趣事有不少，「捉棋緊要過老婆」，是我們同事間經常提起的笑話。

順便一提的是，撮合梁大俠這段美滿姻緣者，乃香港《大公報》老臣子李宗瀛先生，為梁大俠主持婚禮的，則是前社長費彝民先生。「竹外情」是蘇東坡「可使居無竹，不可食無肉」詩意。梁羽生自小嗜肉，尤其乳豬、雞髀。不知道是否食得肥肉多，中年以後便長出個大肚臍，而且糖尿病一直纏身。亦因如此，太座「去到邊限到邊」，成了出名的「跟得」夫人。

「還劍」取自他的《還劍奇情錄》，暗喻金盆洗手，掛劍封刀，從此不寫武俠小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梁羽生和金庸扛起「新派武俠小說」大旗，金梁並稱，一時瑜亮，有華人的地方，便有金梁小說。說來有趣，梁大俠其實不懂武術，一招一式，不過「紙上談兵」。他寫武俠小說，起因是一場擂台比武。

一九五四年，香港武術界之太極派與白鶴派發生爭拗，先於報紙「牙較戰」，繼而相約在澳門新花園擺擂台「決鬥」。太極派掌門吳公儀與白鶴派掌門陳克夫，在擂台上拳來腳往，埋身肉搏。香港竟有數以百計的「拳迷」專程搭「大船」渡海觀戰，這場打了十幾分鐘的「擂台戰」，哄動一時，頓成報章熱點。

當時的香港新晚報總編輯靈機一觸，為滿足讀者興趣，比武翌日即於報上預告將刊登精彩武俠小說以饗讀者。第三日，新晚報果然推出署名「梁羽生」之武俠小說《龍虎門京華》。小說推出，捧場讀者絡繹不絕，新晚報一紙風行，《龍虎門京華》亦成為新派武俠小說之濫觴。

梁大俠平日口沫橫飛，對白羽、還珠樓主等名家名作如數家珍，但親自執筆上陣，畢竟胸無成竹。然而，梁大俠聰明過人，第一日出街的「小說」，其實是尚未入肉的「楔子」，而且以他最「拿手」的詞作開篇：弱水萍飄，蓮台葉聚，卅年心事憑誰訴？劍光刀影燭搖紅，禪心未許沾泥絮。絳草凝珠，曇花隔露，江湖兒女幾多誤，前塵回首不勝情，龍爭虎鬥京華暮。

梁大俠以為，武俠小說不過是應景之作，淺嘗即止，不料「洗濕個頭」之後，才知讀者興致勃勃，欲罷不能。無心插柳柳成蔭，臨時「任務」竟變終身「業務」，一揮筆便是三十年。卅年心事憑誰訴？這「卅年」是個「因緣」，可真「一語成讖」。

梁大俠「封刀」並旅居澳洲後，過着半隱居的寫意生活，二零零九年元月二十二日不幸仙遊，享年八十有五。斯人已去，典範猶存。大俠待人隨和，與同事相處融洽，其音容笑貌，永留我們同事心中。梁大俠，一路走好！

儒味與愚昧

段懷清

最近聽到一首歌，名《白狐》。大概是為某部電視劇而寫唱的主題歌，沒查，不能確證。歌詞全文如下：我是一隻修行千年的狐／千年修行 千年孤獨／夜深人靜時 可有人聽見我在哭／燈火闌珊處 可有人看見我跳舞／我是一隻等待千年的狐／千年等待 千年孤獨／滾滾紅塵裡 誰又種下了愛的蟲／茫茫人海中 誰又喝下了愛的毒／我愛你時 你正一貧如洗寒窗苦讀／離開你時 你正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能不能為你再跳一支舞／我是你千年前放生的白狐／你看衣袂飄飄 衣袂飄飄／海誓山盟都化做虛無／能不能為你再跳一支舞／只為你臨別時的那一次回顧／你看衣袂飄飄 衣袂飄飄／天長地久都化做虛無

歌是一位不曾聽說過的歌手唱的，覺得較特別。尤其是對於其中「我愛你時，你正一貧如洗寒窗苦讀；離開你時，你正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一句多有感慨。將歌推薦給師兄，不想師兄說我思想中有剝削階級意識。其實，我之所謂這兩句歌詞尤為感慨，無非是千百年來滾滾紅塵中的男女夫妻，大多做的是這樣的夢：十年寒窗，一朝登第，夫貴婦榮。而這首歌中所唱的「離開」，在現實生活中卻是少之又少、極為罕見的。不想卻因此遭遇到師兄的一番批評！

這倒讓我想起導師賈植芳教授批評當代一位在上世紀八十年、九十年代風光過一陣子的作家的話，賈教授說這位作家的潛意識中有「紅地毯意識」，稍微細讀他的作品即可感受得到。說到這裡，又想起明末清初一位在杭州雲棲隱修的和尚蓮池大師的《竹窗隨筆》中一則文字。文字標題為「儒味當務」，全文照錄如下：宣聖儒之宗主，青衿之士所當朝夕禮拜而供養者也；乃捨之而事文昌，則盡其恭敬焉。事文昌非不善也，而其心則在富貴也！《六經》、《論》、《孟》，所當朝夕信受而奉持者也；乃捨之而持准提咒，則竭其虔敬焉。持准提非不善也，而其心則在富貴也！夫「富貴在於天」，聖有譏訓矣。在天也，文昌、准提何與哉？

文中揭陳青衿之士之所以朝夕禮拜聖儒宗主，大抵不出對於富貴之嚮往。這倒又讓人不禁想到乾隆皇帝御首訓歷代隱士的名詩：飄然葦笠坐船車，不禁漁樵獨理樵。傲志羞登陸逸傳，釣魚多有釣名人。自古以來，求學者志非在學，而在於富貴；求隱者，志非在隱，而在於隱之名，這樣的人如過江之鯽，不絕如縷。只是沒有想到，在一首流行歌曲中竟然也暴露出了我的潛意識裡某種骯髒的所在。是這樣的嗎？

上聯「劍折南山」之劍，自然是指梁羽生。當年一同開新派武俠小說風氣之先的實有三人，除梁、金之外，尚有《大公報》另一著名記者陳凡。三人曾合著一專欄曰「三劍樓隨筆」，陳凡已先逝，三劍已是兩折了。「南山」當指梁羽生晚年退隱之地，南半球的澳洲。「羽乘俠氣」，願先生乘俠氣羽化升仙也。「雲海」出自梁羽生自認為寫得滿意的作品《雲海玉弓緣》。

梁羽生書中一再出現兩句詩：「舊夢塵封休再啓，此心如止水只東流。」晚年接受採訪時又再引用。兩句話情深而意決，含蓄雋永，耐人尋味，是梁羽生對很多關於他的評論的很好回答。「筆花」除了對他妙筆生花的功夫致敬之外，是指他最後整理出版的一套散文集《筆花六照》。輓聯並嵌上「羽生」二字。輓聯在關於輓聯的寫作中有說，輓聯寫作若只泛泛而談，用在哪一個人身上都可以對號入座，不是好作品；好的輓聯應只適用於輓聯的對象，不能挪作他人之用。梁羽生是我尊敬的前輩，雖然我相信他不認識我，我還是以這一輓聯向他致敬。

俠氣騰雲海 文心照筆花

——悼念梁羽生先生

蕭雪樺



他承認，這是刻意而為的，因為對描寫人物的心理、心情有作用。要刻畫一個舊時風流名士、俠客的形象，這也有必要。他的回目都是很好的對聯，明顯與中國古典小說一脈相承。這使他的小說有較濃厚的文學味道。與他較熟悉的舊同事說，梁羽生寫小說筆頭很快，但有較濃厚的文學味道。與他較熟悉的舊同事說，梁羽生寫小說筆頭很快，但有較濃厚的文學味道。與他較熟悉的舊同事說，梁羽生寫小說筆頭很快，但有較濃厚的文學味道。

記梁羽生與《大公報》二三事

王鵬



梁羽生在悉尼 (資料圖片)



梁羽生在港演講 (資料圖片)

從媒體得悉，一代武俠小說大師梁羽生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澳洲悉尼病逝，享年八十五歲。他的去世，使廣大讀者失去了一位可尊敬的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令人痛惜不已。

梁羽生從一九五四年開創「新派武俠小說」至一九八四年宣布「封刀」，三十年間共創作武俠小說三十五部，一百六十冊，一千萬字，其中包括《白髮魔女傳》、《七劍下天山》、《萍蹤俠影錄》等知名作品。梁羽生於「封刀」後，一直旅居澳洲的悉尼，處於半隱居狀態。這幾年，梁羽生的身體一直不太好，二零零六年回香港參加系列活動時曾突然中風。在病榻上，他也是手不釋卷，背誦古詩詞是每日必做的功課。有時他的好友、書迷去看望他，常看到他在翻閱和詩詞有關的書籍。雖然常年臥床，但他精神還不錯，有時還向朋友們炫耀自己的閱讀成果，讓朋友隨便說出一個詞牌名，自己馬上背誦出來。

在去世前，梁羽生一直在療養院中療養，有家人陪伴在旁，雖然去世前病情惡化不能進食，但他在辭世時較為安詳。

早年投考《大公報》

梁羽生原名陳文統，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生於廣西蒙山一個書香門第，祖籍也是廣西蒙山縣，少年時代在家鄉唸書，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到廣西平樂、桂林念高中。一九四五年九月，他考入廣州嶺南大學經濟系念國際經濟（兼修中國歷史），一九四九年七月畢業到香港謀職。經過一番考試，順利進入香港《大公報》任英文翻譯，三個月後任副刊編輯，由此開始在《大公報》長達三十七年的辦報生涯。

梁羽生進入《大公報》的初期，因工作、寫作忙得不亦樂乎，無暇顧及其他。他的婚姻，也是成於《大公報》。一九五六年，《大公報》副總編李宗瀛屢次問梁羽生是否有女朋友，他才意識到自己已經三十二歲了。李宗瀛覺得梁才華橫溢，為人正直，想把他的侄女林萃如介紹給他。一天，李宗瀛將梁叫到家裡吃飯，對他說：「我太太的侄女叫林萃如，性格溫和，也很機靈，因經濟原因沒有考大學而提前就了業，現在在香港工商署當職員，我想把她介紹給你。」梁羽生向來尊重李宗瀛，他的學識與為人，估計這個女孩子是不錯的。經過交往，他們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結婚，以後彼此相親相愛，從一而終，白頭到老。

《大公報》許多同仁還清楚地記得，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晚，梁羽生和林萃如的婚禮在費彝民社長家的大客廳舉行。《大公報》的全體職員、香港新聞界的名流都趕來了，參加婚禮的共有二百多人。梁羽生曾說，《大公報》是我的家。的確，他的立業，他的婚姻，均緣於《大公報》。

新派武俠小說的代表 一九五四年，香港武術界太極派和白鶴派發生爭執，先是在報紙上互相攻擊，後來相約在澳門新花園擂台比武，以決雌雄。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為了門派的利益，在擂台上拳腳相爭。這場比武經港澳報刊的大肆渲染而轟動香港。《大公報》所屬《新晚報》總編輯羅宇觸動靈機，為了滿足讀者興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報上預告將刊登精彩的武俠小說以饗讀者，遂命常侃武俠的梁羽生救駕，梁果真不負重望之期望。第三天，《新晚報》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龍虎門京華》。隨着《龍虎門京華》的問世，梁羽生——梁大俠初露頭角，轟動文壇的「新派武俠小說」已有雛型。《龍虎門京華》被公認為是新武俠小說之始。

梁羽生開創了武俠小說的一代新風，在此之前的舊武俠小說始終難登大雅之堂。隨着「新派武俠小說」的出現以及梁羽生、金庸、古龍、溫端安等一大批武俠小說大家的先後登台，其讀者從最初的底層人士發展到社會各階層，並為廣大華語讀者追捧，一時風起雲湧，開創了武俠小說的一個新世紀。

對於「武俠」概念的界定，梁羽生認為，武是一種手段，俠是真正目的，所以「以俠勝武」是梁氏的一個基本觀點。寫了三十五部小說，塑造了上百個人物，最能體現他「俠」精神的人物是張丹楓和金世遺，「張比較靠近儒家，心中有一個道德觀念，金比較接近道家，他本身沒有一個規範，可能會有一些小過錯，但本性是善良的，整體還是好的。」梁羽生、金庸一直被並稱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重要代表，但是，兩人境遇並不相同，金庸的名聲和認知度遠在梁羽生之上。封筆之後的金庸，仍成為媒體的焦點，其作品也反覆被搬上電視。而梁羽生則在澳洲悉尼隱居，謹言慎行。在同行中，梁羽生一直對金庸評價比較高。一九九四年，梁羽生就曾在悉尼作家節武俠小說研討會上謙虛地表示，「我頂多只能算是個開風氣的人，真正對武俠小說有很大貢獻的，是今天在座的嘉賓金庸先生……他是中國武俠小說作者中，最善於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寫作技巧在內，他是把中國武俠小說推到一個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將他比作法國的大仲馬，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大公報》《新晚報》連載累積梁作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在香港《大公報》和它所屬的《新晚報》上連載，名聲大震，《大公報》確實成就了梁羽生，同時它的發行量也在上升，形成了讀者群。梁羽生在《大公報》、《新晚報》上連載的武俠小說有二十多部之眾，皇皇巨製，蔚為大觀。據不完全統計，梁羽生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的武俠小說作品有，《七劍下天山》（一九五六年二月至一九五七年三月）、《江湖三女俠》（一九五七年四月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萍蹤俠影錄》（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一九六零年二月）、《散花女俠》（一九六零年二月至一九六一年六月）、

《聯劍風雲錄》（一九六一年七月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大唐遊俠傳》（一九六三年一月至一九六四年六月）、《龍鳳寶釵錄》（一九六四年六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慧劍心魔》（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瀚海雄風》（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七零年一月）、《風雲雷電》（一九七零年二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武林三絕》（一九七二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八月）、《劍網塵絲》（一九七六年九月至一九八零年一月）、《幻劍靈旗》（一九八零年一月至一九八一年三月）、《武當一劍》（一九八零年五月至一九八三年八月）；在香港《新晚報》上連載的武俠小說作品有，《龍虎門京華》（一九五四年一月至一九五四年八月）、《草莽龍蛇傳》（一九五四年八月至一九五五年二月）、《白髮魔女傳》（一九五七年八月至一九五八年九月）、《冰川天女傳》（一九五九年八月至一九六零年十二月）、《雲海玉弓緣》（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六三年八月）、《冰河洗劍錄》（一九六三年八月至一九六五年八月）、《風雷震九州》（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九月）、《俠骨丹心》（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六月）、《游劍江湖》（一九六九年七月至一九七二年二月）、《牧野流星》（一九七二年二月至一九七五年一月）、《絕塞傳烽錄》（一九七五年二月至一九七五年四月）。

懷念「大公報人」

《大公報》傾注了深深的情感，尤其對「大公報人」，更是寄予無限的懷念。

一九四九年七月，梁羽生初入香港《大公報》接觸的第一個人就是該報的翻譯主任蔡錦榮。他回憶說：「蔡錦榮曾經是我的『頂頭上司』，一九四九年我考入香港《大公報》當翻譯，正是歸他領導。不過大約只有三個月光景，我就轉到副刊課了。時間雖短，印象卻深。他的英文『功底』深厚，譯員每有疑難，他都可以隨問隨答，像一部活字典。他做人方面，則更具特色。他是個直性子，樂於助人，亦不怕得罪人。即使被『左派』目為頑固、落後，亦坦然置之。」

梁羽生還有一位「頂頭上司」，是該報副總編輯陳凡。梁羽生、陳凡、金庸（查良鏞）曾以「三劍樓隨筆」的筆名，開設武俠小說欄目。悠悠往事，每一個細節，都讓梁羽生回味：「陳凡是香港《大公報》前副總編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曾經寫過武俠小說，筆名白劍堂主。金庸和我，則是副刊編輯。由於大家都寫武俠小說，陳凡提議我們合寫一個欄目，名稱就叫『三劍樓隨筆』。專欄自一九五六年十月開始，只三個月光景就結束了。但三人一共也寫了近百個題目，約十五萬字。從『三劍樓』『關閉』到陳凡去世剛好是四十年。四十年間的變化之大，真是當時意想不到的。」梁羽生佩服陳凡的記者經歷，說他有「俠氣」：「說陳凡有『俠氣』，那也不是隨便說的。陳凡是《大公報》記者出身，抗戰時期曾翻過十萬大山，沿中越國界邊境旅行採訪，為《大公報》寫了出色的《中越邊境見聞》系列報道。又曾以『皮以存』的筆名，寫了一本名叫《轉徙西南天地間》的書，報道湘桂大撤退這一場空前災難（發生於一九四四年夏秋之間）。從這些作品亦可見其俠氣。」

高朋，香港《大公報》所屬《新晚報》副刊編輯，對文史有濃厚興趣，且以著作《黃巢傳》聞名。由於高朋長期擔任副刊的領導工作，他在文史方面的造詣未能盡展所長，但《黃巢傳》一書的出版，仍讓梁羽生「慶幸」。梁羽生最為看重高朋晚年所寫的文史作品，「他是一直在進步中，尤其在『晚年』所寫的一些文史小品，看得出他已是日漸趨於成熟，『收拾鉛華歸少作，摒除絲竹入中年』，寫的東西，也比以前『踏實』得多了。『愛讀書，勤寫作，專業竟忘家室，最傷故里魂招！』這是我給他寫的輓聯的下聯。他一直都是『單身貴族』，未曾成家。他是心臟病突發死亡的，第二天才給發現。如果有妻子在旁，或可挽救。假如他可以多活十年、二十年（他死的時候，只有五十四歲），他可能成為一個文史學者，而寫的作品也必將比《黃巢傳》更有分量，更有價值。」惋惜之情，溢於言表。

梁羽生初入香港《大公報》，由於是單身，住在報社提供的「集體宿舍」（即寶善里八號四樓）內，一住就是七年。這個昔日的、妮妮道來：「寶善里位於香港堅道，橫街小巷，毫無特色。附近有點名氣的建築物只是一座中醫醫署。宿舍是再普通不過的舊樓，樓高四層，四樓連接天台，活動空間較大，『環境』算是最好的了。當時住在那裡的，年紀最大的是謝潤身，人稱老謝；年紀最小的是查良鏞，大家都叫他小查。老謝是經濟版編輯，小查是翻譯。另一位級別和老謝相當的是翻譯科主任蔡錦榮。還有一位人稱『何大姐』的何巧生，是翻譯科的副主任，年紀比老蔡還大。小查在寶善里宿舍住的時間很短，大概只有幾個月。何大姐則住了十年。」